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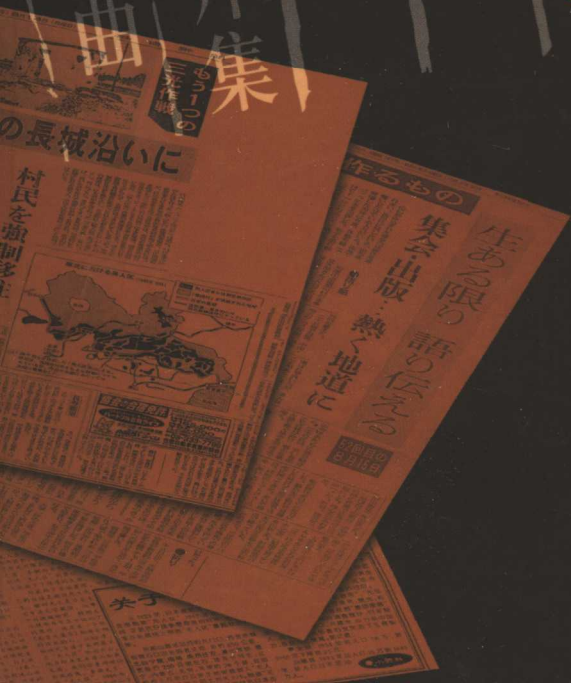
经世文库
JINGSHIWENKU

部当代
野人
吁天录

控诉

张一波 李恕◎主编

一部当代『野人』吁天录 一纸『罪恶的陈情表』
一本『平顶山惨案』的图片集 一首中国战俘劳工的亡魂曲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控 诉

张一波 李恕◎主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laints & Testimon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控诉/张一波, 李恕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7
(经世文库)

ISBN 7-80211-123-4

I. 控…

II. ①张…②李…

III. 日本—侵华—史料

IV. 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535 号

控诉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 (100035)

电 话: 66560272 (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 (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mai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控诉日本国》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问 吕正操 林 声 白介夫 金春明

谭维中（台湾）

主任 王建学 张一波 张维学 李 恕 文 凡

副主任 刘焕新 王亦兵 石桓利 詹洪阁 冯荆育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小野寺利孝（日） 文 凡 王建学 王玉成

田中实（日） 石桓利 刘焕新 冯荆育

尾山宏（日） 李 恕 何天义 林伯跃（日）

姚 真（女） 张一波 张维学 袁 妍（女）

野添宪治（日） 新美隆（日） 詹洪阁

穆 毅

主 编 张一波 李 恕 石桓利

副主编 文 凡 王立成 袁 妍（女） 穆 毅

总策划 张一波

封 面 张一波 李 恕 主编

序

吕正操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这是第二次中日大战的开端，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筑成血肉长城，顽强抗击日本法西斯，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打响了14年抗日战争第一枪，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中，日军暴行惨绝人寰，《控诉日本国》系列丛书，就是反映日本侵华暴行的纪实性的作品。它取材于日本14年侵华战争中的我国民间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本跨国诉讼中的典型案例，其真实性、思想性、可读性极强，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对今人、后人的教育、警世作用。

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关系经过一段曲折，恢复了正常化，进而于1978年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这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如今，两国民间友好交往频繁，政府间的交往不断。许多心存良知，胸怀正义的各界友好人士，对日本军国主义过去所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示了真诚的反省和谢罪，要求政府对中国人民进行道歉、谢罪、赔偿，并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要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决心和愿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战后近70年来，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及其罪行采取不承认态度，没有对遭受损失最重的中国人民进行诚心诚意的道歉、谢罪，也没有赔偿损失。更有甚者，日本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侵略扩张野心不死，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侵略国人民尊严及感情的事件接连不断。如：内阁要员参拜靖国神社；政界要员没完没了地否定侵华战争、美化侵华战争；强占我钓鱼岛；将我台湾划入日美安全防务范围；在全国上映炫耀军国主义的反动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公然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扬幡招魂；篡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等等。而且，以日

本自民党为主的许多政要在侵华战争的性质及慰安妇等问题上，即便有所认识，勉强道歉，又反复无常，变来变去。这些，极大地激起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强烈愤慨。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疯狂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占领了我国大片国土和 1000 余座城市，杀死、杀伤我同胞 4000 多万人，造成我国经济损失 1 万多亿美元。日军这些滔天罪行和累累血债至今没有得到清算和赔偿。1972 年，中国政府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以极大的宽容，放弃了政府要求日本对战争损失的赔偿。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为了伸张民族大义，讨还历史公道，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真正友好，我国当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纷纷拿起了法律武器，展开了对日民间受害赔偿跨国诉讼活动。1958 年，劳工刘连仁在日本获救后，就曾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后来，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受害赔偿诉讼状，并多人多次赴日进行跨国诉讼活动。

许多人正在准备起诉，并将有关证据办理了公证，作为永久证据。他们下定决心，在东京地方法院不能胜诉就上高等法院，日本解决不了问题就上海牙国际法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种行动也得到了日本有识有德之士的支持。1992 年 1 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田边城访华时，在卢沟桥发表演说时说：“没有赔偿的道歉是虚假的道歉，没有道歉的赔偿是不道义的赔偿。”田边城这个话讲得好。在赔偿问题上，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仇恨就永远不会消除，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任与友谊就埋藏下一个永久隐患。希望日本当局能老实地正视历史，认真履行国际公法，抓紧妥善处理战后遗留的这一问题。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国际大家庭中，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共处，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建立幸福美好的未来，也为世界的美好未来做贡献。但，绝不会甘心忍受任何侵略者的迫害。

我作为一个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老战士，至今内心充满上述信念。

导 论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可悲可叹可愤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已七十多年了。这期间足以使人们忘记许多。作为两个在那一天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的民族，都应该牢记这个日子，然而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是多么不同。

1998年3月30日，日本天皇及内阁成员共30余人同赴靖国神社参拜，百姓蜂拥随行，一片喧嚣之声。

1998年5月23日，美化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公然宣扬“日本无罪”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上映，引起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家人民的愤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了，然而，我们仍无法忘却那么多的历史镜头。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到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间，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人民遭屠杀，矿产被掠夺，文化被破坏，国土被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考虑到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日本人民也饱受其苦，宽容大度地放弃了对日索要战争赔款，为的是寻求中日两国人民长久的和平。

60年过去了，2000多万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中国人能安息于九泉之下吗？生者还有讨还血债的可能，死者呢？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难道靠一句“法律上及行政上赔偿及补偿的要求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就可以塞天下之口吗？60年过去了，我们连一个正式的道歉都没得到。然而，宽容不是懦弱，历史不能重蹈。

近些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某些人更加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把侵略篡改“为进入”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宣称日本侵略是“为了解

放亚洲”的胡言乱语就是典型的例证。他们还打着消除“战败国后遗症”的旗号，宣传日本承认侵略、反省战争，就是大和民族“虐待自我”。更有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之害大做文章，抹杀加害与受害的界限，在日本人民当中制造思想混乱，结果，“侵略有功”、“翻案有理”、“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纷纷冒出，大行其道。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历史观没有得到清算，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益明显，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甚至有的政党公然向宪法第九条挑战，要求修改“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重要条款，放弃“专守防卫”。还有些顽固不化的老政客公然叫嚷，说当年国际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罪犯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拒绝承认对战争罪犯的判决，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

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也给历史蒙上了耻辱。1995年8月，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日本却成为怀念“民族英雄”的季节，15名内阁大臣参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圣地”靖国神社，并有大量退伍军人身穿当年“皇军”军服参加。近些年来，几乎每届日本政府都有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甚至是由首相带头参拜。

1995年，德国前总统魏兹泽克在访日时曾说道：“否认过去的人，就会冒有重复过去的危险。”这句话在正直的日本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否认事实，歪曲历史。由于二战后日本的官方教育从没有把真相写进课本，甚至多次出现篡改教科书，否认日本曾侵略过亚洲其他国家，而只是“进入”或者是“帮助”等违背历史的事件，使得日本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国家过去的罪行没有真正的了解，甚至许多年轻的日本人竟认为像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谎言，是中国人“歇斯底里”想像出来的。

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自尊。特别是那些切身受到日军残害的中国人，多年来，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更没有得到过任何赔偿，还要

经常忍受日本政府中个别军国主义分子抹杀历史真相言论的伤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日本，一些富有正义感、爱好和平的民众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良心负责的态度，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支持会成员，现年83岁的家永三郎。

1965年，日本文部省在审查日本历史教科书时，认为其中8处涉及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行径的内容是“非法篡改历史”，命令当时的东京大学教授、教科书撰写者家永三郎将其删除。家永三郎不服，随即状告日本政府，提出对教科书实行审定制度违反了表达自由。他要求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定删除“731部队”等记述是违法行为，并要求文部省赔偿损失200万日元。经过30多年艰苦的诉讼活动，在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律师的支持下，最终使东京地方法院认定文部省要求删除3处内容的意见是违法的。家永三郎再次上诉。1997年7月18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宣布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意见中有4处是违法的，即“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奸妇女”、“侵华日军731部队”等。这位执著的老教授，经过长达32年的诉讼，终于赢得部分胜利。

然而，日本教科书中对二战的叙述仍是一个政治温度计，每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上升，就会在教科书上大做文章，但毫无例外的，每次都会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声讨。

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坚持“法律上及行政上赔偿及补偿的要求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事”。1995年，东京一桥大学的教授田中出版了一本书。根据他在书中的统计，对于那些遭到日本攻打、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国家，日本所付出的赔偿，包括当年日军留下的资产在内，总共只有1兆日元；但是日本付给本国退伍军人以及付给死难军人家属的抚恤，金额却达40兆日元。公理何在，道义何在？

从1872年日本占领中国的贡国琉球之后，强攻台湾未遂，又索走中国50万两白银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残害中国长达73年之久。在这漫长的73年中，除了一些寡廉鲜耻的汉奸卖国贼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屈辱与痛苦之中。对于那些被日本侵略者砍头、活埋、剥皮甚至活活解剖的同胞们来说痛苦是巨大的，但是对于那些给日本人当牛做马在地狱般的环境里做苦力的人，那些背井离乡、无家可

归、整日生活于饥饿和恐惧中的人，还有那些惨遭轮奸、生不如死的妇女们来说，痛苦二字已经不够形容他们每日所承受的一切了。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在这很少的异于禽兽之处，应该有道义在其中。禽兽奉行的是“弱肉强食”，而人则不尽然。人类在几千年文明进化中，道义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类的行为准则。近几年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上升，亚洲人民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越来越多。中国人民认识到，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补偿，更是道义上的需求。1992年4月，江泽民主席在会见记者时说道：“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中国外长钱其琛在纪念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方面所放弃的也只是国家赔偿，没有涉及到个人索赔问题。中国公民要求索赔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政府方面不会阻止和干涉。”同年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访日前，在北京机场告诉记者：“我相信日本政府将适当解决这个问题。民间通过正常途径提出要求是正常的。”中国政府首脑的表态，使许多在日本侵华期间受到伤害的人也加入了索赔大军，并成为主力。

日本民众对政府的右倾态度也很不满，他们要求政府通过正当的途径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对军国主义进行清算，对亚洲人民给一个合理的答复，以卸下多年来压在日本人民身上道义上的重担。十几年前由一些有正义感、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日本左翼律师、作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自发组成的“二战中国受害者要求谢罪赔偿案律师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有数百人组成、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有影响的团体，他们致力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影响来帮助亚洲受害国进行索赔，把自己的政府推到法庭之上。他们利用民间募集的资金，多次来中国，寻找二战受害者，追踪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惨案，帮助调查证据，受受害者委托，做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诉状递给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然而，日本政府对这种索赔活动采取“赖”和“拖”的政策，以种种借口阻挠和破坏亚洲各国的战争索赔活动，试图抹杀自己的战争罪行。

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在日本律师团的帮助下，上百名受害者代表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讨还历史公道与民族尊严，索赔战争民

间受害造成的损失。这是正义之举，这是民族之大义。

索赔，不仅仅是索要赔偿，几千万人的死亡与几亿人的苦难，能够赔偿得了吗？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正式的道歉和已经不再坚挺的日元，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胜利，需要的是日本对其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遏制所带来的永久和平。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这部书记叙了刘连仁、王亦兵、杨宝山、金文华4位老人起诉日本国的艰辛历程，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透过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索赔，不仅仅是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的责任，更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义务。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思考更是沉重的，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去感受历史的沉重……

目 录

第一部 刘连仁控诉日本国

——一份当代“野人”吁天录

刘杰如 王玉珏 刘焕新

死亡之旅：真要死成了，何必遭这份罪呢	(2)
被掳离乡：整个“旅途”只有四个字——黑、闷、饥、渴	(4)
矿井浮生：再这样下去，不累死也得把骨髓煨干	(12)
逃入深山：大黑熊伸着血红舌头正向他们吼着	(21)
野穴岁月：一冬天也没屙几回屎	(40)
狼群苦斗：狼毛的苦焦味直往他鼻孔里钻	(48)
归途荆棘：四个条件只勉强答应了一个，而且还是“搭乘”	(55)
泪洒故土：回家了，我回家了	(63)
法庭交锋：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根据日本法律吗？	(67)
拼争胜券：咱的官司一定能打赢	(71)

第二部 王亦兵控诉日本国

——一纸 731 细菌部队罪恶陈情表

王立成 王亦兵

唤醒沉冤：难道就让爸爸白白牺牲了吗	(81)
艰辛取证：功夫不负苦心人	(90)
父难始末：为民族而牺牲	(113)

控 诉

正义之举：如果签证获得批准，我就去	(122)
凶手谢罪：这是对父亲亡灵的最大安慰	(131)
赴日起诉：这次去是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	(142)
东京开庭：痛苦的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158)

第三部 杨宝山控诉日本国

——一本“平顶山惨案”图片册

孔繁春 刘传利

活的历史：一位老人的控诉	(178)
白骨控诉：这是我们全家殉难的地方	(179)
当年炮声：“中国已在我帝国掌握之中”	(181)
蝎子计划：统统地杀光、烧光	(186)
灭顶之灾：整个草坪浸泡在血海中	(189)
罪昭天下：暴行震惊世界	(193)
劫后余生：我们是平顶山逃难的	(198)
跨国诉讼：把悲剧告诉更多的日本人	(203)

第四部 金文华控诉日本国

——一首中国战俘劳工亡魂曲

袁妍 关军

忍无可忍：善良不是沉默的理由	(210)
人间地狱：我们这是去哪儿	(211)
海天同哭：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	(217)
饥饿状态：喂牲畜的东西给劳工吃	(223)
血汗发电：工棚里又有了七个骨灰盒	(225)
人不如树：还有人道天理吗	(229)

天若有情：工亡事故补偿——加班干活	(231)
绝无怯态：第一次反虐待斗争的胜利	(236)
索道倒塌：劳工露出会心的微笑	(239)
家书福祸：亲人们怎么样了	(241)
吃饭艰难：老鼠成了惟一的补品	(243)
强者不屈：一件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249)
胜利狂欢：伴着哭声的欢呼	(255)
祭祀亡魂：把二十几个骨灰盒包好	(260)
东京寻路：中国劳工怎么才能回家	(261)
爱情遗憾：异国恋情的不幸结局	(267)
回归之日：悲喜交加的时候	(270)
家败人亡：满眼坟茔添新土	(273)
人兮鬼兮：妻子怎么成了别人的老婆	(280)
坚决起诉：索赔是民族大义	(282)
附录 I 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依据	(287)
附录 II “二战”中国民间受害者索赔起诉日本国实施方案细则	(289)
附录 III 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 大事记	(292)
后记	(295)

第一部 刘连仁控诉日本国

——一份当代“野人”吁天录

刘杰如 王玉珏 刘焕新

简介

刘连仁，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人，1913年7月25日出生，1944年9月，被侵华日军无辜掳掠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所做苦役。为反抗当局的残酷虐待，1945年春，伙同4名难友一起逃出矿山。后因5人相继失散，他被迫逃入北海道的深山密林之中，穴居13年，过着野人般的生活。1958年，被日本猎人袴田清治发现，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4月，终于回到祖国。1958年开始向日本索赔诉讼，并多次应邀赴日本访问和听证。

历经13年的野人生活，他能够活过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又与病魔抗争了40年，却越活越硬朗，如今已是85岁高龄，还一趟趟远涉异国，在威严的大法庭上锋芒相对索要赔偿，实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个农民，没读过1天书，却面对蜂拥的记者慷慨陈词，吐言掷地有声，真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1998年6月11日近午11时，在北京至东京的航线上，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正平稳地向东飞行。我们的这位传奇老人就坐在机舱前部左靠舷窗的位置上。此时此行，他正是要飞往东京，到威严的大法庭上起诉日本国政府——讨一个公道，讨那笔13年非人生活的血泪账，老人的心在遥远的过去和现实中穿梭着……

死亡之旅：

真要死成了，何必遭这份罪呢

北海道直贯日本本州的北湾山脉，像一条天地蜃身的巨蟒，在深冬的奇寒里蜷缩着——它的身上，尽管有猬毛样的丛林，羊绒般的雪被，却仍冻得干皱皱的僵瘦；它的背上，那些暖日里欢蹦乱跳的山鸡、松鼠、獐狍、野兔也都瑟瑟地佝偻着，就连丰羽的山鹰、厚皮的野猪，也都躲在树洞或雪空里，祈祷着神灵的赐生……

夜尽天晗，这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候。那些被誉为耐寒之王的松针也都相互紧紧地依偎，在朔风里战栗、呻吟。

除此，这儿仿佛再没有别的声响。无边无垠的雪野森林，宛如一幅硕大而无声的丹青壁画，美得令人神往，更静得让人心忧。

人？这里怎么会有人来呢？山外的村屯那么遥远，天又刚刚放亮，即使是猎人他也不傻，连个兽踪都很难看到，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不，这儿真有人来，真有一串刚刚泛过雪浪的人的足迹——他不知从哪延伸而来，更不知还要向哪延伸下去……

这串人迹的制造者，虽有1.8米高的躯体，却七分似鬼，三分像兽——头上灰白的毛发，竟梳成两根齐腰的辫子；褐色的双眉下一对凹陷的，泛着几分仇恨、几分恐惧、几分悲苦与哀怜之光的眼睛，时而回眸，时而前觑；冻得像红辣椒样的鼻梁下垂着几绺灰白的胡子，唇上的结满了霜，颊下的冻成了冰棒；身上穿一件说不出是黄绿还是深褐的大衣，划出数不清的口子；膝下露出一条可见腿肉的单裤，裤角扯烂的布条和挂不住脚的胶鞋深埋在雪窝里；左肩膀上搭着两件宁死也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前边是少半袋的米，后边是个铁水壶；右手拄根木棍，身子软得全靠这木棍来支撑，趑趄趑趄往前蹭步。又是一夜了，从投入黑暗到迎来黎明，他就是这样一个劲儿地跑啊跑——栽倒了，爬起来；身子软了，折根树棍撑着；腿迈不动了，上坡就爬，下山就滚，只想跑得

远远的才不会被发现。

天亮了，他爬上了一座山梁。“我跑出多远了？他们还能不能追来？”一想到他们，他的身子立刻在抖，不觉悸惧地回头——“我……我留下了脚印，跑得再远又有什么用啊！”他绝望了，扬脸向着灰蒙蒙的天空，从肺底里迸出声似人非人的哀鸣——“噢……哟……”

身子随声落而歪倒，再想撑起来已经不能。他呻吟几声，闭上了眼睛。

肚子早就空了，想抓把生米嚼嚼，胳膊却抬不动；想吃口雪，哪怕是嘴边的雪，腮肉却冻得不听使唤。此时此刻，他惟一能做到的只有思维，还有“听天由命”的自我安慰。

十几年了，也多亏思维这位神圣的朋友，它长着一双不倦的翅膀，白天黑夜地载着他飞出野林，飞回故乡，飞向真正的人生……

瘫倒在雪窝里，谁能来拉他一把？惟有这位神圣的朋友又躬下身来亲吻他的额头：“你真就爬不起来了么！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等着被抓去处死？这十多年，你受的苦，遭的罪，别人连听都没听说，想都想不到，能活到今天容易吗？你不能死，爬起来再往前跑。你睁眼看看，太阳要出来了，天不会怎么冷了；春天也快到了，再不用多久雪就会融化，你爱吃的山韭菜、山白菜也都要发芽，听话，快爬起来吧……”

“日头出来有什么用？让追我的日本人看得更清；春天到了又有什么用？春复一春，我已经盼过十二个春天了！”

他记得清晰，就像数自己的手指一样真切——每盼来一个春天就是过去了一年；季节、时令他只能凭着树叶的大小、颜色来估摸；而对于日出日落的某某天，总是那么单调的循环往复，他着实无法去记住，但死里逃生或弄来火种这样的大事，则像碑文一样镌在他大脑的深处不忘。只不过每每忆起，都很难很难列出先后的顺序，惟有那次最令他疚悔的“寻死上吊”，不必特意去想，就像拉在大脑沟回沿上的一排丝网，只要有什么东西跳出沟来，它立刻会受到冲撞——

“那回真要是死成了，何必还在遭这份罪呢……”

“不！我怎么这么蠢，干吗要自己去死。在日本人的井下挖煤，多少回冒顶；还有那几次逃跑，子弹都擦去后脑勺的一块肉；和大黑熊摔跤，和狼群跳舞……我都活过来了。我命不该绝，我总能盼来出山回